



□ 12  
3757  
6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善化皮錫瑞

鴻範第十一 周書二

鴻範。今文洪作鴻。大傳曰鴻範可以觀度。漢書梅福傳曰箕子佯狂于殷而為周。陳洪範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

為言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今文惟作維。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

走之朝鮮。武王聞之，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孫星衍說：此今文說也。書序亦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鴻範。書疏云：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得其實也。按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又考周本紀：武王十一年十二月，師渡孟津，二月朝至於商郊，牧野是十二年也。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乃罷兵西



歸封諸侯箕子之去朝鮮因而封之疑在此時又云武王微九牧  
之君箕子宜以此時來朝故在武王已克殷後二年是十三年也  
大傳所說較之周本紀未可非故今文與古文竝存可也錫瑞謹  
案史記宋世家云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不言其何年周本紀以  
爲克殷後二年史公說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蒙文王受命  
之年再期觀兵爲九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一年而崩武王受命十  
三祀與大傳無不合其不合者宋世述鴻範畢云於是武王乃  
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則史公以爲陳鴻範後乃封朝鮮與伏  
生以爲封朝鮮來朝乃陳鴻範說異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鴻範  
多古文說此當爲古文說之一漢書五行志曰劉歆曰禹治洪  
水賜籙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實其眞降及於殷  
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呂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  
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劉歆說與書序相近然書序不  
明言作洪範之年歆則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  
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  
年乃遂伐紂克殷呂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呂箕  
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  
至此十三年歆說見漢志僞孔傳用其說故孔疏有受封乃朝不  
得仍在十三祀之疑不知歆說較之大傳史記書序先後雖異而言文王  
年本不足據大傳與史記言陳鴻範封朝鮮先後雖異而言文王

崩年相合則武王克殷之年亦必相合維十有三祀自必皆在克  
殷之後二年不在釋箕子囚之時遷書所載孔安國古文說與劉  
歆古文說異則歆說不可信不得據劉歆僞孔以駁伏生史公也  
書序所云以箕子歸或與劉歆說同或如江聲說爲已而箕子來  
歸則與今文箕子受封來朝亦無不合爾雅釋天云商曰祀孫炎  
注云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獨斷云商曰祀釋名云殷曰祀祀已  
也新氣升故氣已也此周書而稱祀者左氏傳許氏說文皆引此  
經爲商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  
文說班氏以洪範列微子上則今文尙書次序或以此篇列微子  
之前則此爲商書故稱祀也惟十有三祀今文當作維匡謬正俗  
云惟辭也蓋語之發端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  
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爲惟字而今文尙書變爲維者同音通用  
厥義無別師古及見石經揚本今文尙書本作維也史記述此篇皆作維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

**敘。**今文嗚呼作於乎惟作維敘作序。史記宋世家曰武王曰  
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錫瑞謹案  
周本紀曰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王亦醜故問以  
天道是武王與箕子於陳鴻範之前嘗有問答之辭惜不傳耳說

文云乃難詞也據史公說武王與箕子皆有難言之意故皆曰乃言史記於此文及下箕子對曰皆不作乃言者以意改之耳於乎下無箕子省文騰作定協作和彝作常攸作所皆故訓字膠東令王君碑引經作攸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惟天陰騰下民彝倫所由順序段玉裁云騰不訓定疑今文尚書本作質非也乃一作迺嗚呼一作烏嗚攸敘一作迺敘○漢書五行志曰王迺言曰烏嗚箕子惟天陰騰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迺敘服虔曰騰音陟也應劭曰陰覆也騰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師古曰騰音質騰定也協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人助合其居呂氏春秋君守篇云鴻範曰惟天陰騰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誘注曰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案師古注與服虔應劭諸家說異而與史記相合蓋本漢儒今文舊說王肅注亦云陰深也言天陰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亦與史公義合或史公用歐陽說服虔應劭高誘皆用夏侯說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絲陞洪水汨陳其五行**○今文乃一作迺

曰箕子對曰在昔絲陞洪水汨陳其五行無我聞二字省文漢志曰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絲陞洪水汨陳其五行應劭曰陞塞也

汨亂也水性流行而絲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也華嚴音義引大傳曰汨亂也○一作絲伊鴻水曰陳其五行○石經口伊鴻水曰陳其五行帝下闕馮登府說案陞伊一音之轉中庸一戎衣注衣為殷齊人讀殷如衣是古音通也詩溱洧箋伊因也史記作禹抑鴻水孟

子同伊抑亦聲之轉曰卽汨之省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今文洪一作鴻○史記曰

倫所斁徐廣曰斁一作釋裴駟案鄭元曰帝天也以絲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案畀作從疇作等彝作常攸作所皆故訓字徐云一作釋當是釋之譌班固典引云彝倫釋而舊章缺與說文作釋合也孫星衍云畀為從者今文尚書恐未可據○乃一作迺迺不畀作弗畀攸作迺○漢志曰帝迺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迺斁師古曰帝謂上帝卽天也震動也畀與也疇類也九類卽九章也斁敗也

**絲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今文洪一

序○史記曰絲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用故訓與前同趙岐注孟子云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



異曰建大中之道胡公碑曰協大中于皇極宋均注考靈耀曰皇  
大極中也與應劭漢志注同此皆訓皇為大者也案皇與王雖可  
通用而義則當從五行志訓君蓋王之不極皇之不極必訓為君  
而後可通若訓為大之不中則不辭甚矣○今文一作建用王極  
○鴻範五行傳曰爰用五事建立王極又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  
鄭注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  
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為陰為陽覆成五行  
經曰麻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  
天之通於人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是  
王之政也王政不中則不能立其事也錫瑞謹案鄭解王極之  
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則不能立其事也錫瑞謹案鄭解王極之  
義甚精則大傳本當為王極漢志續漢志皆作皇劉昭注云尚書  
大傳作王是也鄭君大傳敘曰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則作  
王極者當是歐陽本孟堅蔡伯喈皆習夏侯尚書故漢書與石  
經同作皇極當是張生本史記用歐陽尚書而亦作皇極者案史  
記於王極之傳言獨作王極疑此一篇當皆作王極字其作皇乃  
後人改之而王極之傳言句  
改之未盡故參差不一也

次六曰又用三德

○今文又作艾○漢志曰次六曰艾用三德應  
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師古曰艾

讀曰又石經次六  
日艾用三德下闕

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

漢志曰次七曰明用稽疑次  
八曰念用庶徵應劭曰疑事

明考之于著龜師古曰念思也庶眾也徵應也說苑反質篇曰凡  
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論衡感類篇曰洪範稽疑則今文亦  
作稽也王應麟引漢人異字作吡  
蓋卽說文引書云吡疑乃古文字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今文嚮作饗威作畏○漢志曰次  
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應劭曰天

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史記宋世家亦作嚮而  
漢書谷永傳引經曰饗用五福若所為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子雲用今  
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為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子雲用今  
文尚書作饗異字應麟引漢人異字作吡  
饗字應劭所據本亦當作饗故注云饗樂今史記漢志正文與應  
劭注皆淺人妄改之漢紀谷永對策引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同出谷子雲引而與漢書不同此淺人據今本尚書妄改之明證  
也漢志曰凡此六十五字皆雜書本文史記曰初一日五行二日  
五事三日八政四日五福五事皆雜書本文史記曰初一日五行二日  
徵九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惟有四十三字蓋史公省文大

傳曰建立王極孔光引經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文與漢志相同則今文尚書作六十五字不作四十三字也釋文引馬云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則謂本文惟三十

八字初一日等字皆禹所加蓋古文說異

**一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今文五行上無一字 ○史記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漢志曰經曰初一日五行及下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等字上皆無一二至八九等字漢志載此篇五行上無一字五事上無二字食貨志載洪範文八政上無三字谷永傳引皇極皇建其有極無五字說文引書云卦疑無七字石經為天下王三德無六字是今古文皆無一二等數目字也自虎通五行篇曰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為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親視事故自同於一行尊於天也下文引此經曰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准也養物平均有准則也木在東方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在南方南方者陽氣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

為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何以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者地土之別名也比較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又曰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又曰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眾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釋名曰五行者五氣也於其方各施行也金禁也其氣剛嚴能禁制也木冒也華葉自覆冒也水準也準平物也火化也消化物也亦言毀也物入中皆毀壞也土吐也能吐生萬物也元命苞曰木之為言觸也言觸地氣動躍也火之為言委隨也土之為言吐言子成父道吐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漢書五行志師古曰爰亦曰也一說爰於也可於其上稼穡也種之曰稼收聚曰穡李尋傳白虎通漢紀引皆作爰蓋皆夏侯尚書五行志引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呂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

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迺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  
度矣與繇役日奪民時作為姦詐呂傷民財則木不曲直又曰棄法  
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為變怪是為木不曲直又曰棄法  
逐功臣殺太子呂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  
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  
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壘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  
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  
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迺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  
則火失其性矣自而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與師眾  
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又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  
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  
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  
夫人賤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  
也宜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  
此則土得其性矣若迺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艸  
木百穀不孰是為稼穡不成又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  
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  
所目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  
載橐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

迺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  
鐵冰滯澗堅不成者眾及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又曰簡宗廟不  
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  
於人道命終而形滅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呂收魂氣春秋祭  
祀曰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  
神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  
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  
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  
穡是為水不潤下志所引傳曰伏生大傳鴻範五行傳也說曰即  
歐陽夏侯三家說也藝文志有歐陽說義二篇或即二篇之說續  
漢志南齊志隋志皆引五行傳大義略同茲不復載白虎通五行  
篇曰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  
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直從革土者陰也卑故下  
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為萬物母下引此經風俗通引  
書大傳曰火者太陽也與白虎通文意正合則白虎通之說亦本  
大傳漢書律曆志曰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為冬  
冬終也物終滅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也太陽者  
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為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  
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

時為秋秋鞮也物鞮斂乃成孰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  
為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為春春蠶也物蠶生  
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圍故為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  
之中經緯通達迺能端直於時為四季土稼蕃息信者誠誠者  
直故為繩也此以五行配五常也。今文一作土曰稼稽。史記  
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稽集解馬融  
曰金之性從火而更可銷鑠論衡引此經作土曰稼稽與史記同  
蓋皆歐陽尚書漢書李尋傳尋對曰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  
失其道天下有道  
則河出圖洛出書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稽作甘

史記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稽作甘  
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  
乃堅也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所以達生也猶五  
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  
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主傷成物辛所以傷  
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  
猶五味以甘為主也下引此經高誘注呂覽云木味酸酸者鑽也  
萬物應陽鑽地而出與白虎通解同大傳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飲

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  
書正義云此章所演凡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  
言其氣味言五者各為人用引此書傳為證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

一曰貌二曰言說苑修文篇云書曰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風俗通過譽篇曰  
鴻範陳五事以貌為首論衡言毒篇曰諺曰眾口鑠金口者火也  
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金制于火火口同  
類也又訂鬼篇曰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  
謠詩歌為妖言王鳴盛云王充誤以五事之次即五行之次錫瑞  
案古尚書說云肺火也肺主音聲語言與火同氣故肺屬火則  
仲任謂言與火直其說有本且仲任專主妖言言之五行傳亦云  
言之不從時有詩妖仲任  
說與五行傳合非誤也

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  
思當作五曰思心說見後五經異義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  
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

金也腎水也許從古文尙書說鄭駁之而說文心部云人心土  
藏也腎水藏也則許又以爲火藏肉部又云肝木藏肺金藏也脾土  
仁故曰視肺義故鼻候心禮故耳司腎智故竅寫脾信故口誨是  
以肝爲木肺爲金心爲火腎爲水脾爲土也白虎通情性篇曰肝  
木之精也目爲之候肺者金之精鼻爲之候心火之精也耳爲之  
候腎者水之精雙竅爲之候脾者土之精也口爲之候皆同歐陽  
今文之說然據此說以五行配五事惟目司視耳司聽口誨爲言  
乃塙而可指者若貌與思則無以塙指之攷鴻範五行傳則伏生  
之說異於是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  
此伏生以五事配五行之義與古尙書說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  
水正合而與歐陽說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不同漢儒若董仲  
舒眭孟劉向劉歆言災異班固志五行鄭君注大傳皆同伏生之  
義揚子玄數云三八爲木事貌用恭摛肅微早類爲狂四九爲金  
事言用從摛父徵雨類爲潛二七爲火事視用明摛哲微熱類爲  
舒一六爲水事聽用聰摛爲徵寒類爲急五爲土事思用睿摛爲  
聖徵風類爲牟牟蓋段借爲睿睿字子雲用今文當作容後人改  
之也漢書天文志曰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火禮也視也金  
義也言也水知也聽也土信也思也仁義禮智火禮也視也金  
視聽目心爲正律麻志曰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  
義

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  
爲信爲思風俗通聲音篇曰商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角  
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宮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  
徵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羽五行爲水五常爲義五事爲  
聽漢紀曰木爲貌金爲言火爲視水爲聽土爲思心又曰合之五  
行則角爲木於五常爲仁於五事爲貌商爲金爲思又曰合之五  
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心皆與鴻範五  
行傳合則伏生之說與古尙書說不異歐陽說背其師傳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今文作思心曰容○史  
記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曰  
明聽曰聰思曰睿漢書五行志引經曰思曰睿又引傳曰思心之  
不容作睿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作睿寬也孔子曰居上  
不寬吾何呂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以寬  
訓容明是容字今本作睿誤據志文引傳作睿誤知前引經作思  
曰容亦誤應劭注曰睿通也古文作睿正言古文作睿與今文作  
容異今本漢書與注皆誤作睿非容非睿義不可通據漢志作睿  
誤知史記作睿亦誤史公雖於洪範多古文說其字不當作睿也  
今文尙書當作思心曰容鴻範五行傳曰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  
不容是謂不聖鄭注曰容當爲睿睿通也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  
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思

心曰土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焉今四行來洽土地  
乃動臣下之相帥為畔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為不寬容  
亦皆為陰勝陽臣強君之異據鄭注則大傳作容鄭以為當作容  
志論從今文作容不寬容則地動鄭從古文作容不寬容則地動  
其義甚明洪範月令疏引大傳皆引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  
彪續漢志及晉隋書五行志皆引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  
續漢志又云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荀悅漢紀云土為思心  
謂不聖所引傳皆不誤春秋繁露五行傳亦曰思心之不容是  
則聖能施事各得其宜也說苑君道篇云齊宣王謂尹文曰人  
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  
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  
下理矣書曰容齡辨作聖皆與伏生義同錢大昕說容與恭從聰  
為韻康成以為字之譌破容為睿晚出古文因之未必鄭是而伏  
非說文云思容也亦用伏生義也古之言心者貴其能容不貴其  
能察秦誓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論語云君子尊賢而容眾我  
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乃道  
道乃久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眾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  
能容雜孟子以仁為人心仁者必能容物故視主明聽主聰而思

獨主睿若睿哲之義已於明聰中該之矣

**恭作肅從作父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今文父作艾哲作哲睿作睿

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史公艾為治哲為智以故訓代之漢  
志曰恭作肅從作艾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案今文尚書當為容  
作聖說見前鴻範五行傳曰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  
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  
下體生於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沚水次二事曰言言之  
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  
蟲之孽時則有大旤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沚  
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荼厥罰常奧厥極疾時  
則有草妖時則有佩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  
眚赤祥維水沚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  
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旤時則有耳痾  
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沚水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  
聖厥咎霧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黃青黃祥維木金水火沚  
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青黃祥維木金水火沚  
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  
天下莫不肅矣從作父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

作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據董子說則此經古義兼上下言之或謂肅艾哲謀聖專屬君身言之或謂恭從明聰容屬君肅艾哲謀聖屬臣說殊泥王引之說恭與肅從與又明與哲睿與聖義並相近若以謀為謀事則與聰字義不相近斯為不類矣今案謀與敏同敏古讀若每謀古讀若媒並見唐韻正謀敏聲相近故字相通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曰敏或為謀是其證也聰則敏不聰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不謀則不敏若以為不能謀事則謀上須加能字而其義始明伏生解聰以謀為敏正與經旨相合而董劉馬鄭諸儒以謀為謀事胥失之也

**三八政一日食二日貨** ○今文八政上無三字 ○史記曰八政一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漢書食貨志曰洪範八政一日食二日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

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藝文志曰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日食二日貨王莽傳曰民以食為命以貨為資是以八政以食為首後漢書章帝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為本論衡譏日篇曰人道所重

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日食二日貨衣服貨也後漢紀馬融對策曰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周禮九職以農為本

**三曰祀** 史記曰三曰祀漢書郊祀志曰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長久之辭說文祀祭無已也

**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史記曰四曰司空寇七曰賓八曰師集解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司寇主誅寇害鄭元曰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師掌軍旅之官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又曰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麻數** ○今文五紀史記曰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麻數集解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元曰星五星也白虎通四時篇曰所以名為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為一歲也又日月篇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為陰故右行者猶臣對君也引含文嘉曰計日月右行也刑德放日月東行又曰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

也刑德放日月東行又曰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

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引感精符曰三綱之義日  
為君月為臣也又曰日之為言實也常滿有節魄八月成光二八  
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三日成魄八月成光二八  
六月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精神契日月三日而成魄  
三月而成時又曰所以名之為星何星者精也據日月言也一日  
一夜適行一度一日夜為一日剩復分天為三十六度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徑皆千里也大傳洪範傳曰晦而月  
見西方謂之朏朏則侯王其茶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  
侯王其肅漢書李尋傳曰月者眾陰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也  
劉向洪範傳曰日者羣陽之宗也又曰日天之象君父之象也  
中國之應也明王之踐位羣賢履職天下和平黎民康寧則日麗  
其精月揚其景耀又曰日之為異莫重於蝕故春秋日食則書之  
也日食者下陵上臣侵君之象也日蝕者其亂眾稀者亂亦稀  
尚書考靈耀曰日合天統月合地統又曰歲星得度五穀熟人民昌史記  
順行甘雨時鎮星得度無災太白出入當五穀熟人民昌史記  
天官書曰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贏縮有度說  
苑日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察變之動莫著乎五星開元占經引  
洪範五行傳曰歲星者於五月察變之動莫著乎五星開元占經引  
舉動仁虧貌失逆春令則歲星為災雖主福德見惡逆則怒為殃  
更重又曰田獵不當飲食不享出入不時及有奸謀則歲星逆行

變色熒惑於五常為禮辨上下之節於五事為視明察善惡之事  
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則熒惑為旱災為饑為疾為亂為死喪為賊  
為妖言火怪也填星者於五常為信言行不二於五事為思心寬  
容受諫若五常五事皆失填星為變動為土功為女主為山崩為  
地動太白者西方金精也於五常為義舉動為兵為殺於五事為言號  
令民從義虧言失逆秋令則太白為變動為兵為殺於五事為言號  
精也於五常為智亂權貪道於五事為聽不惑是非智虧聽失逆  
冬令則辰星為變怪為水災為四時不和案漢人言星多主五星  
史記集解引鄭元曰星五星也當與今文義合又引馬融曰星二  
十八宿疑非也漢書律厯志曰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星紀  
初斗十二度危初大雪中牽牛初冬至於婺女七度元枵初婺女八  
度小寒中危初大雪中牽牛初冬至於婺女七度元枵初婺女八  
室十四度驚蟄終於奎四度降婁初奎五度清雨水終於畢十一度  
終於胃六度大梁初胃七度穀雨終於柳八度鶉首初井十一度  
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滿終於井十五度鶉首初井十一度  
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終於柳八度鶉首初井十一度  
中張三度大暑終於張十七度鶉尾初張八度鶉首初井十一度  
度處暑終於軫十一度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終  
於氏四度大火初氏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於尾九度析木  
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終於斗十一度霜降終於尾九度析木

今文尚書文登卷十一

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  
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  
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西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  
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百一十二度又曰周武王訪箕子箕子  
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麻法孟康曰歲月日星辰是為五紀也  
文志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  
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麻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  
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  
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歲越也越故限也日實也光明盛實也月缺  
其術皆出焉釋名曰歲越也越故限也日實也光明盛實也月缺  
也滿則缺也星散也列位布散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今文皇極上無五字。○史記曰皇極皇建其有極無上五字。漢書谷永傳引經同。○今文一作王極。王建有極。○大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晉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駝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漢志引傳同。惟王作皇。晉作眊。為異。又釋傳云皇君也。極中建立也。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蔡邕答詔問災

異引經作敷蓋夏侯尚書與歐陽本異。○今文敷一作傳汝作女。惟作維。○史記曰斂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集解馬融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眾民以其能斂是五福故眾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鄭元曰錫汝保極者又賜以守中之道。蔡邕答詔問災異曰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下引此經。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今文無作母惟作維。○史記曰凡厥庶民母有淫朋人母有比德。維皇作極。○今文一作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石經凡厥庶民無有淫口人無有下。闕段玉裁說按本篇母偏母黨字作母如此兩無有字作無最。有分別古文尚書則皆作無。史記則皆作母。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史記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

**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熒獨而畏高明**○今文罹作離汝作女。惟作維無虐熒獨。

作母侮鰥寡。○史記曰：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母侮鰥寡，而畏高。明集解：馬融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按史記：康作安，攸作所。皆訓故：字母侮鰥寡。今文尚書也。列女傳：楚野辯女篇引周書曰：母侮鰥寡，而畏高明。○一作不叶于極，不麗于咎。又曰：母侮矜寡，而畏高明。○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又曰：母侮矜寡，而畏高明。○古文協：今文中亦有古字麗離同義。矜鰥古通用。皆三家異文。○一作無侮鰥寡。○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二年，詔賜高年鰥寡，寡母作無亦三家之文不同。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今文邦作國。○史記曰：人

其昌石經：口口口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史記曰：人。文上書曰：殊莸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書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一作使脩其行，國乃其昌。○潛夫論：思賢篇云：書曰：人之有能有為，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是故先王為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段玉裁說：按循蓋脩之誤，字之誤也。脩蓋羞之誤，聲之誤也。錫瑞謹案：漢人隸字循脩祗爭一畫，故多互譌。段以循為脩字之誤，是也。以脩為羞之誤，則未必然。李尤靈臺銘云：人循其行而國其昌，正作脩字。若

譌必不皆譌，蓋三家異文有作脩字者。王節信依用之。今作循，則後人傳寫之譌耳。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其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于其無

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今文汝作女，弗作不，無作母。于

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其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于其母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鄭元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為女用，惡謂為天子結怨于民。王念孫說：于其母好句，絕與下用咎為韻。案鄭君以于其無好女為句。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荀

修身篇引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勝私欲也。又天論篇引書亦作無。○今文無一作遵。○史記曰：母偏母頗，遵王之義。母有作好，遵王之道；母有作惡，遵王之路。集解：馬融曰：好私好，無有一作無，或。○呂氏春秋：貴公篇：洪範曰：無偏無頗，遵王之誼。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注曰：誼，法也。或有也。好私好也。私好，鬻公平于曲惠也。作惡，擅作威也。案高誘習今文尚書注，呂氏春秋不言其與尚書同異，則今文尚書當有作無或之本也。潛夫論：釋難篇曰：無偏

無頗親疎同也案無陂今古文皆本作無頗唐時妄改之。一作遵王之素。孔彪碑曰無偏無黨遵王之素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碑云無偏無黨石門頌云無偏蕩蕩是三家異文亦作無也漢書王莽傳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呂氏春秋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嘗試觀於上志有天下者眾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今文無一作母。史記曰母偏母黨王道蕩蕩母黨母偏王道平。母反。母側。石經曰口口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母黨。反。漢書車千秋傳武帝詔引書曰口口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亦作母。無一作不。平作便。便。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史記徐廣曰便一作辨。錫瑞謹案堯典平章史記作便。章鄒誕生本作辨。章平秩史記作便。韓詩作便。便。韓詩今文當作便。宋世家作平。豈亦洪範古文說之一。歟。說苑至公篇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是三家異文亦作不方朔傳朔上壽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是三家異文亦作不

與墨子兼愛引周詩作不字合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

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有極歸其有極曰王極之傳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極之傳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集解鄭元曰會其有極謂君也當聚會有中者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於天爲順也凡厥庶民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也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江聲王鳴盛說篇中皇極字大傳皆作王極史記皆作皇極而惟此一處獨作王極則此王極與上皇極不同據馬注王不連極爲義自當從史記作王極錫瑞謹案史記作王極與大傳合他處皆作皇極疑後人改之此則改之不盡者非此王極與上皇極不同義也王極字三家異文或作皇而不從視之不訓君蓋必訓君而皇之不極乃可與貌之不恭言之不從視之不蓋亦作皇而訓爲君者故王不連極爲義而以王極與庶民極對

文為義也史公於上文彝倫字皆以故訓改彝為常而此直作夷疑今文尚書本作夷字于帝其順是順是行皆作順亦疑今文本是順字馬王注皆解為順是古文義與今文同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史記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大傳曰聖人者民之父母也

母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為之城郭以居之為之宮室以處之為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為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此之謂也漢書刑法志曰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白虎通爵篇曰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子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以俱稱天子上法斗極鉤命決曰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下引此經春秋文耀鉤曰王者往也神所嚮往人所樂歸也韓詩外傳曰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白虎通風俗通獨斷說略同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曰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

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又滅國上篇云王者民之所往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史記曰三德上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石經口為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下關三德上無六字與史記同

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今文弗內潛作漸。史記曰平康正直疆不友剛克內友柔克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段玉裁說古內入通用入變同部此今文尚書所以作內也錫瑞謹案漢書谷永傳承說王音曰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彊據子雲說則今文家以三德為德性克為自治其性不為治人漢書敘傳曰孝元翼翼高明柔克孟堅亦以柔克為言君德後漢書梁統傳統上疏曰文帝寬惠柔克又鄭興傳興上疏曰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采廣謀納羣下之策後漢紀引興疏云願陛下留神寬恕以崇柔克之德以柔克屬君德克為自克之義與班氏合趙壹疾邪賦曰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慎令劉君碑云於惟君德忠孝正直

今文尚書文選卷十一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今文稽疑上無七字。○史記曰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

筮無七字白虎通著龜篇曰卜赴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貳

○今文作

○史記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貳。○衍貳集解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圍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色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履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貳也。○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圍。○孔安國曰氣駱驛連。○今此文作涕。○是涕泣亦相連之狀。○霧音蒙。○霧與蒙亦通。○錫瑞謹案論衡辨崇篇曰。○故書列七卜。○則王仲任以七卜二字連讀。○當讀凡七卜。○句五占之用。○句二衍貳。○句史公與王仲任皆用歐陽尚書其說多同。○則史記亦當以七卜連讀。○鄭云。○卜五占之用。○句讀稍異。○陳喬樞云。○鄭從今文家說。○故句讀與史記同。○非也。○今文一作曰圍。

○案今文尚書亦作圍。○詩齊風鄭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為圍。○正義曰。○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涕為圍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圍。○注云。○圍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涕。○今文作圍。○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圍。○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為圍。○於古文則為弟。○故云。○古文尚書以弟為圍。○今定本云。○涕。○古文尚書以為圍。○更無弟字。○義得並通。○陳壽祺說。○賈定弟為圍。○猶定離為鳥。○皆從今尚書。○然於經不改。○為離而改弟者。○弟則字奇。○而義迂。○不如今文作圍。○為順。○賈逵奏定尚書。○必已改弟為圍。○鄭君因之。○故詩齊風正義。○史記周本紀集解。○索隱引鄭本尚書。○周禮太卜注。○引洪範。○並同。○作圍。○依賈所定。○從今尚書也。○說文弟六口部。○引尚書曰。○圍。○句圍者升雲。○半有半無。○圍者以下釋書之詞。○當即本其師。○賈侍中說。○定從今尚書也。○段君若膺謂。○今文尚書作涕。○古文尚書作圍。○詩箋。○涕為圍之。○上傳寫。○妄增以字。○其言無據。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史記曰立時人為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集解

○鄭元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為卜筮人。○從其多者。○著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案史記為字。○蓋用故訓。○漢書郊祀志。○匡衡奏云。○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所引無之字。○蓋省文。○白虎通著龜篇曰。○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

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白虎通前一說以為天子至士占卜者多少各有等差後引尚書又別一說以為天子至士同用三人也。今文一作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公羊桓二年傳何休解詁引尚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王應麟藝文志攷引漢人文字異者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或即引解詁或別有所據皆未可知劭公習今文說則三家異文有作三人議者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史記曰女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白虎通著龜篇曰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善乎著龜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五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著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為言久也著之為言耆也久長意也說苑權謀篇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于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漢書藝文志云著龜者聖人之所用

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論衡卜筮篇曰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潛夫論潛歎篇曰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已後漢書胡廣傳廣上疏曰書載稽疑謀及卿士國有大政必諮之於故老又盧植傳植規竇武曰書稱謀及庶人此皆兩漢今文說也王逸楚辭招魂注云尚書曰決之著龜段玉裁說按此今文尚書句也當在金滕洪範等篇今不可考矣又按此用大傳說大誥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也古多以傳系諸經者謹案段氏後說是也經屢言卜筮不應此文獨異史記漢書白虎通論衡引經皆作卜筮則史公班孟堅王仲任所據今文無作決之著龜者未可據王叔師所引以為謀及卜筮之異文也。今文一作謀及庶民。石經口口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周禮鄉大夫注鄭司農云洪範所謂謀及庶民又小司寇注鄭司農云書謀及庶人段玉裁以下文四言庶民此作庶人為誤案史記白虎通潛夫論皆作庶人或亦三家之文不同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史記曰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潛夫論卜列篇曰且聖王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為吉不專任以斷事故洪範之占大同是尚



與正文不相應於是或增五是二字為日時五者四字後漢書律  
麻志尚書令忠上奏曰五是以備○草一作少庶一作蕪○隋書  
志引尚書考靈耀曰璇璣中而星中為調調則風雨時庶草蕃蕪  
而百穀登萬事康也漢書谷永傳曰五徵時序庶少蕃滋班固靈  
臺詩曰庶卉蕃蕪蓋亦夏  
侯尚書與歐陽本不同

日休徵曰肅時雨若曰艾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

時風若○今文艾作艾暘作陽哲作哲燠作奧○史記曰日休徵

時風若○今文艾作艾暘作陽哲作哲燠作奧○史記曰日休徵  
疑後人改之漢志續漢志引大傳五行傳皆作陽今本大傳作暘  
亦後人改之也漢書五行志云休徵曰肅時雨若艾時暘若哲時  
奧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孟康曰善行之驗也應劭曰居上而敬  
則肅東嶽大師典致時陽順之哲明也又王莽傳莽策羣司曰歲星  
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應劭曰貌  
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水也故申戒厥任欲使  
雨澤以時也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哲智也厥罰常與與暑也言之  
不恭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

圖也厥  
罰常寒

日咎徵曰狂恒雨若史記曰日咎徵曰狂常雨若漢人恒多作常

雨若大傳以為貌之不恭之咎漢志曰人君行己禮貌不恭怠慢  
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媯下暴則陰氣勝  
故其罰常雨也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  
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媯貴倖擅權陰氣  
盛疆陽不能禁故為淫雨王鳴盛說庶徵雨乃貌不改屬水矣錫瑞  
為即大水既以恒雨為大水當貌不恭之罰則貌不改屬水矣錫瑞  
謹案王說非也漢志曰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  
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也兌在西方為秋為金也離在  
南方為夏為火也坎在北方為冬為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  
是日金木之氣易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  
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  
傷常與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  
德班氏引此在劉歆貌傳之前當是劉向之洪範五行傳班氏云  
夏侯始昌夏侯勝許商其傳與劉向傳同則即非劉向之傳向傳  
亦當與此不異據此傳則劉向亦以貌屬木未嘗改屬水也

**曰僭恒賜若**。今文賜作陽。史記曰：曰僭常賜若。漢志曰：僭恒。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論衡言：毒篇曰：言之咎，徵僭恒賜若。僭者奢麗，故蝮蛇多。文起於陽，故若致文賜若。則言不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後漢書：周舉傳：舉變眚對曰：書曰：僭恒賜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又楊震傳：震上疏曰：書曰：僭恒賜若。注曰：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賜順之也。

**曰豫恒煥若**。今文豫作舒，煥作奧。史記曰：曰舒常奧若。漢志：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奧也。論衡：寒溫篇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煥若。若順煥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煥，順之又云：洪範曰：急恒寒若，舒恒煥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荀悅：漢高后紀曰：人君急則日暑進而疾，舒則日暑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舒恒煥若。案王仲荀、仲豫、鍾元常、引經皆先寒後煥，疑亦三家尚。

**曰急恒寒若**。史記曰：曰急常寒若。大傳以為聽之不明之咎。漢志：以殺物政迫促，故其罰常寒也。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迫促，故其罰常寒也。

**曰蒙恒風若**。今文蒙作霧。史記曰：曰霧常風若。漢志曰：霧恒。志續漢志：引大傳作霧，文獻通考引大傳作隼，宋書隋書作翳，皆三家異文。實一字也。大傳以為思心之不容之咎。漢志曰：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失，則區霧無識，故其咎霧也。雨早寒，奧亦以風為本，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今文王省上無曰字，省作省。士維月師尹維日上無曰字，集解馬融曰：言王者所省職如歲兼四時也。馬訓為省，察之省是省。與省通。大傳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案鄭注引。

子駿傳與伏傳義不合詳見所著尚書大傳疏證漢書外戚傳曰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用正月維王極是司之義五行志李尋引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父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今文無

艾俊作峻。史記曰歲月日時母易百穀用成治用明峻民用章家用平康。艾作治故訓字樊毅修華嶽廟碑艾用昭明段玉裁說文選李善注云尚書峻民用康。康字切韻是峻與俊同錫瑞謹案史記作峻疑與俊字之義不同樊毅修華嶽廟碑云稽民用章崔駰司徒箴云嗇人用章蔡邕陳留太守行考城縣頌曰勸茲稽民疑三家尚書異文有作稽民用章者周禮籥章以樂田峻鄭司農注田峻司嗇今之嗇夫也是峻與嗇義近或今文尚書本作峻而訓為稽民漢人以故訓字代經亦未可知峻民用章蓋即烝我髦士義之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父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宣**。今

文父作艾俊作峻。史記曰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峻民用微家用不宣書正義引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之後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今文惟

記曰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集解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漢書天文志曰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為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呂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入畢則將相有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風雨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日北極晷短北不極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為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為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日月運於上矣谷永傳曰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鹽鐵論論蓄篇曰常星猶公卿也眾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眾星齊常星亂則眾星隆矣荀悅漢紀曰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

道則陰雨箕軫之星為風畢星為雨故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畢星則多雨洪範曰謹案周禮以樵燎祀風師雨師風師者箕星也畢星者通祀典篇曰謹案周禮以樵燎祀風師雨師風師者箕星也畢星者俗通祀典篇曰謹案周禮以樵燎祀風師雨師風師者箕星也畢星者主簸揚能致風氣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一作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荀悅漢高后紀引洪範曰暑四字非荀語蓋今文尚書多此四字也案開元占經引洪範曰行傳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而有寒暑若其失節暑過而長則為寒退而暑短則為燥人君急則暑進疾而寒舒則暑退遲而燥故曰舒燠急寒占經所引五行傳當亦出於劉歆其言暑長暑短則有寒燠與漢天文志合蓋皆夏侯尚書之說夏侯本多此四字歐陽本無之故史公與王仲任所引皆無此四字也書正義引鄭云中央土無之故史公與王仲任所引皆無此四字也書正義如尚妻之所好故為風也畢西方金宿金木為妃尚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奧中央四季好寒也鄭亦兼以寒奧為說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史記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論衡明雩篇云離從也又感虛篇云洪範曰星有好風星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

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又說日篇亦引此經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文五

福上無九字。史記曰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漢志曰視之不明其極疾順之其福曰壽聽之不聰其極貧順之其福曰富言之不從其極憂順之其福曰康寧貌之不恭其極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思心之不容其極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皆本大傳為說李尋傳成帝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甲子也鄭寬中習小夏侯尚書以授成帝此詔所引蓋小夏侯異說與洪範義不合元帝紀初元二年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星辰靜黎庶康寧黎庶樂業咸以康寧此今文尚書曰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黎庶樂業咸以康寧此今文尚書三有王澤之壽為德化所兼天下臣民而言也中論天壽篇曰壽有三有王澤之壽也後漢書楊賜傳曰休徵則五福應答徵則六極至○一作一曰富○說苑建本篇云河間獻王曰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始孫星衍說據此今文尚書為一日富也一日富則當云二曰壽

矣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故今文以為五福之始案獻王與史公同時其時尚書惟有歐陽史記所載之文與獻王說異豈後人改之歟釋名云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史記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大傳以為思心之不

人曰凶禽獸曰短中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

折孫星衍說此今文說也今文以為君行失中則有人物夭折之

喪子為說言其咎延於民物也

**二曰疾**史記曰二曰疾大傳以為視之不明之應漢志

曰與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其極疾也

**三曰憂**史記曰三曰憂大傳以為言之不從之應漢志

曰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

**四曰貧**史記曰四曰貧大傳以為聽之不聰之應漢志曰寒則不

極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

之憂耶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

**五曰惡**史記曰五曰惡大傳以為貌之不恭之應漢志曰水傷百

穀衣食不足則姦軌竝作故其極惡也一日民多被刑或

形貌醜惡亦是也錫瑞謹案班志兩說竝列當以前說為正今文

說以惡為攸好德之反前說謂姦軌竝作故其極惡正與民皆好

醜惡恐無是理且形貌醜惡亦不宜列於六極鄭君注與偽孔傳

皆從其後一說似不若從班志

之前說以惡為善惡之惡也

**六曰弱**史記曰六曰弱大傳以為王之不極之應漢志曰易曰亢

君有南面之尊而無一人之位高而民賢人在下位而臣輔如此則

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有亂之患犯

神者有疾夭之禍潛夫論德化篇曰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姣好

堅疆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癘疴病天昏札瘥故尚書美考終

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

古文尚書卷十一

依陳喬樞云鄭此注皆依伏生書傳為解全不辨其異同失之甚矣孫星衍以為鄭說俱遜於今文說是也

受業 桂 赤 校  
夏承慶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二

善化皮錫瑞

大誥第十二 周書三

大誥 伏生尙書大傳以大誥列金縢前史記周本紀曰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魯世家曰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王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

王若曰

漢書翟方進傳王莽依周書作大誥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錫瑞謹案王莽大誥皆用今文尙書說

也大傳曰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為政管叔疑周公居位即居攝也史公說以周公作大誥在踐阼攝政之後故可稱王鄭注云王謂

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鄭言居攝之年與史記大傳先後皆異而以王為周公攝王則與今文義同論衡書虛篇云說侯仲任所引即三家尚書說然則史公云周公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亦史臣推原周公本意而言周公當時既權代王不必言奉成王命也周公攝王見於逸周書明堂解禮記明堂位荀卿子書兩漢今古文家皆無異義後人乃謂周公無攝王事用王肅偽孔謬說以王為稱成王皆陋矣不足辨孫星衍說若謂是周公述王命以告則當如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或如多士先言周公告乃復言王若曰今此文不然則是王即周公矣

**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猷。今文猷大誥作大誥猷。莽誥云大士御事應劭曰言曰大道告於諸侯以下也御事主事也錫瑞謹案莽用今文釋猷為道則猷字在誥下釋文云馬本作大誥猷爾多邦書疏云鄭本猷在誥下釋誥曰猷道也方言曰猷道也猷猷二字同訓為道是馬鄭與莽所用今文義同據應劭注當以猷字置誥字之上與莽誥之文不合恐非其義或又據爾雅猷於也謂馬本大誥絲爾多邦其義當為大誥於爾多邦茲據莽誥易猷為道則今文說以猷為道不以絲為於也鄭注曲禮箋詩思齊皆引書曰越乃御事正義曰大誥文則經本作越乃今作越爾傳寫誤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弗。今文弗作不割作喪。莽誥云不弔。天降喪于趙傳丁董師古曰不弔言不為天所弔閔降下也案莽誥無不少延三字蓋省之下云洪惟我幼沖孺子則今文不連延洪二字為義或當如馬鄭王讀不惟我幼沖孺子則今文不連延洪二字為義或當如馬鄭王讀不少延為句也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厥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天命。今文弗造哲作不遭慙格作往。莽誥云洪惟我幼沖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厥服事予未遭其明慙能道民於安况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沖稚也大思幼稚孺子當承繼漢家無竟之厥服行故事予莽自稱也言不遭遇明智之人以自輔佐而道百姓於安蓋為謙辭也道讀曰導錫瑞謹案師古注義多與偽孔傳異或亦襲用服應諸家舊注本三家今文遺說也此訓洪為大洪大皆語詞無實義與多方洪惟圖天之命義同孫星衍據鄭注康誥乃洪大誥治云周公代成王誥以為此亦代成王之詞多方洪惟圖天之命孫又訓洪為逆經同訓異義皆失之造今文尚書作遭格知天命之格莽誥用今文作往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二  
二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

○今文已作熙。莽誥云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熙歎辭段玉裁說此今文

尚書也皆卽今之嘻字

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

○今文作予惟往求朕攸濟。奔傳前人受命。○莽誥云予

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勞傳讀曰附王念孫說師古以奔走屬上讀案奔走二字與涉水義不相屬當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爲句此效經文之予惟往求朕攸濟也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也莽大誥皆用今文尚書疑今文無上敷字但作賁敷前人受命而莽以奔爲奔走傳爲傳近亦用今文說也錫瑞奔傳前人受命而莽以奔爲奔走傳爲傳近亦用今文說也錫瑞謹案王說是也漢書武帝紀詔曰若涉淵水未知所濟三國魏志潘勗作策命魏公曰若涉淵水非君攸濟今文於濟字絕句則下當以奔傳前人受命爲句謂奔走以傳近奉承前人受命也

茲不怠大功予不敢閉于

○今文閉作比下無于字。○莽誥云予

公段玉裁說此卽經之茲不怠大功予不敢閉也又曰天降威明用宣帝室遺我居攝寶龜此卽經之天降威用宣王遺我大寶龜也其字句解說今文家與古文家絕異閉字疑今文尚書作比于字今文尚書無之錫瑞謹案段說是也或疑于字在閉字之上當作不敢于閉或疑于乎古通用予不敢閉于卽予不敢閉乎說皆非是師古云前人謂周公亦非莽意莽云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承上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而言前人當卽謂高皇帝莽自謂不敢比高皇帝也周自文王受命則前人受命必謂文王推今文家之意亦必以爲周公云傅近奉承文王所受命予不敢比于文王也此蓋公自明攝位不敢卽眞之意今文家義殊勝若如師古之說莽不敢比前之周公公所謂比又將比前之何人耶

天降威用宣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

○莽誥云天降威明用宣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

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詔予卽命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威也孫星衍說按釋詁云威則也則者法也言天降明法於靈龜以宣王室前漢人用今文之義如此命者大命漢書作卽命居攝踐阼則此言周公攝王以卽大命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今文靜作靖。○莽誥云反虜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師古曰曰者述翟義之言云爾也西土謂京師也言在東郡之西也錫瑞謹案邠鄘衛在鎬京之東



瑞謹案大傳曰民儀有十夫段說是也經云今蠢今翌日五字難  
通據莽誥則今文尙書疑有異惜其說不可攷予翼以下據莽誥  
則今文尙書疑多一終字後漢書  
蔡邕傳注引靈帝制曰救宐我人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  
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莽誥云我有大事休予卜  
并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  
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曰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師  
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是為美也逋亾也播喪  
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  
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今文邦作國。莽誥云兩國君或者  
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  
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爾等國君或有言曰  
禍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為族父當加禮敬  
不可征討段玉裁說然則今文家越予小子考句  
絕其訓則管叔及羣弟皆王之諸父故云考也

王害不違卜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今文王  
下無害字  
嗚呼作烏虜。莽誥云帝不違卜故予為冲人長思厥難曰烏虜  
信義所犯誠動鰥寡哀哉師古曰卜既得吉天命不違無妻無夫  
之人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錫瑞謹案據莽誥則今文尙書不違  
卜之上無害字莽誥於尙書王宮宐王等字皆易王為帝字蓋以  
周稱王而漢稱帝此文易王為帝其義當同師古以帝為天帝非  
是今文家以王不違卜故予為冲人永思艱二句相連為義故字  
即承王不違卜言之據莽誥則  
今文尙書肆予下疑多一為字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今文造作遭  
恤作卹。莽誥  
云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為孺子不身自卹師古曰言天  
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難故我征伐以為孺子除亂非自  
憂己身也錫瑞謹案據莽誥則今文從遺字絕句周  
公自言為天所役使留遺也投艱今文訓為解難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茲于恤不可不成乃宐  
考圖功○今文邦作國。莽誥云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云云  
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上書令莽行天子事錫瑞謹案莽

用泉陵侯上書令其行天子事以擬經文則今文尙書必以此爲周公設爲國君慰己之言謂無勞于憂不可不成寧考之謀績也莽云義彼謂義其人江聲云義讀爲儀儀度也非是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

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今文已作熙替作僭邦作國惟卜用上無寧

王二字○莽誥云熙爲我孺子之故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于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能安受此命又曰言天道當思助人況更用卜吉可知矣段玉裁說今文尙書作替讀爲僭故漢書作僭魏三體石經蓋用今文尙書也古文尙書則作替爲孔云廢也按篇末云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則此亦當作僭爲長天命不僭謂天命無不信也不敢僭上帝命謂不敢不信天命也天命見於卜吉篇中日格知天命日迪知上帝命皆能信天命者也孫星衍說漢書寧王惟卜用無寧王二字是今文寧王惟卜用止作惟卜用

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今文嗚呼作烏虜畏作威基作其○莽誥云烏虜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

師古曰言因此難更以强大段玉裁說以大大訓丕不矣訓基蓋今文尙書作丕其也其讀如姬語詞故莽以矣字代之立政篇卒其見隸釋故知此亦當同也錫瑞謹案段云今文尙書作丕其是也云莽誥以矣字訓基則非也莽誥曰始而大大矣明是以始訓基基始也見爾雅釋詁蓋今文作其而仍讀爲基非讀如姬而以爲語詞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今文不作不○莽誥云爾有惟舊

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能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錫瑞謹案據莽誥則惟當訓思惟之惟公云舊人蓋指文武舊臣與公同心者故莽以與己同之泉陵侯當之古丕不同字今文作不於義爲優寧王字莽誥多訓爲安王室其義迂曲不若鄭注以受命曰寧王指文王言於尙書全經爲合莽誥於此文以太皇太后代寧王則亦與以寧王爲安王室者略同是今文說亦不盡以寧王爲安王室也

天闕愆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今文作天愆勞我成功所○莽誥云天

愆勞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孟康曰天愆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宗之業安

帝室所謀之事段玉裁說甚秘闕古通用尚書斷無復用闕茲二字之理蓋今文尚書既古文尚書多一勞字故孟注慎勞仍是甚訓慎也下文天亦惟用勤甚我民若有疾莽作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蓋今文尚書無甚字勞非釋甚也錫瑞謹案段說是也莽作甚勞孟康訓以慎勞是今文尚書作甚勞二字與古文或作闕或作甚止當為一字者不同陳喬樞定今文尚書乃誤以段說古文為今文刪去勞字止作天甚我成功所段明云今文尚書多一勞字彼豈未之見耶莽以寧王為安皇帝與前以太皇太后代寧王之義不同師古分兩句讀非是錢大昕說傳訓闕為慎又解之云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孔疏云闕慎釋詰文攷釋詰本云甚慎也經既以闕為甚不當重出甚字據莽詰云天甚勞我成功所則知此經甚乃勞之譌字形相涉從人傳寫致誤孔傳尚未誤也錢說與段少異義亦可通偽孔傳蓋即襲用孟康語耳

肆子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今文忱作謹考作累○莽詰云肆子告

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以民師古曰肆陳也陳其理而言之言有至誠之辭則為天所輔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漢書孔光傳光引書曰天棐謹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與莽詰合江聲說淮南汜論訓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又

說林訓曰白璧有考不得為寶是考有疵累之義故云天其累我以民也陳喬樞說師古注訓肆為陳與偽孔傳訓肆為故義異又訓累為託言天以百姓託我與偽孔傳以考訓成其義迥殊此襲取漢儒服應等舊注用三家今文尚書之說為解非師古所能臆造也化誘莽作告亦曉諭之意與化道誼同謹古文尚書作忱古忱謹通用錫瑞謹案莽詰多增字釋經使人易曉天字以字疑莽以意增之今文特以考為累異於古文耳

子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今文曷作害其作敢○莽詰云子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

師古曰我曷敢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也孫星衍說寧人漢書多作安人是今文以寧王寧人為安王室安人不如鄭說以寧王為文武也錫瑞謹案據莽詰今文之義亦不盡然下文前寧人莽詰直作祖宗不云安人其義為勝子害敢古文作子曷其與前後皆作敢不合莽詰用今文交作敢其義為優

天亦惟用勤甚我民若有疾子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今文作

天亦惟勞我民曷作害畢作弼○莽詰云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子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眾眾若有疾

苦我曷敢不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段玉裁說按上文弼作輔乘亦作輔而弼與畢音近今文尚書蓋作攸受休弼故與弼我不丕其同以輔字代之也錫瑞謹案段說是也段又云今文尚書無苾字以古文考之則是今文本作天亦惟勤我民莽誥以勞字代勤也茲據莽誥兩處皆作勞義當畫一不必從段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

矧肯構厥父蕃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

棄基肆子曷敢不越卬攸寧王大命○今文弗作不肯作克曷作害○莽誥云予聞孝子善繼

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蕃厥子播而穫之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築堂而構莽榛以成之父蕃耕其田子當布種而收穫之反土為蕃一曰田一歲曰蕃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孫星衍說後漢書肅宗紀云不克堂桓注引尚書乃不肯堂矧肯桓疑桓是桓桓今文構作桓也陳壽三國志用克構字則今文肯為克也錫瑞謹案謂今文肯為克是也謂今文構作桓非也莽誥用今文明作構魯峻碑云

承堂弗構蔡邕祖德頌云克構其堂司空文烈侯楊公碑云克丕堂構陳留太守胡公碑云克構克堂伯喈書石經一用今文其所據今文尚書作克構後漢書構作桓乃宋人避諱改之耳據後漢書則古文尚書弗肯字今文作不克魯峻碑弗構作弗三家文異也書正義曰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又曰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正義所引皆古文若今文異同不可攷宜從蓋闕莽誥以祖宗代寧王字與鄭君訓寧王為文王義合此莽誥用今文說之不誤者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今文養作長○莽誥云

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譬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正以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所征討不得避親當以公義段玉裁說按兄者周公謂武王也考成也厥子謂成王也若武王成寧王大命既肯堂肯構肯播肯穫矣乃有武庚等伐其子為民之長如子實母弟及爾邦君尹氏御事其可相勸弗救乎此條語本易明偽孔不以此語為周公之言故其解踏駁不可通王莽效之此語亦甚明謂若劉氏祖宗在上而忽有義信者效湯武伐其子孫諸侯三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相勸弗救乎師古注泥偽孔傳尤為不可通又按此若字與上文若考一例謂若家兄有成業而有同志之友忽伐其子叔父固其

長也其可相戒弗救乎以恆情曉之也友莽何以作效湯武蓋爻二字音與形俱相似今文尚書爻蓋作爻說今文家必云爻者效也效湯武故莽用其說也王闔運說兄考武王也尊者弟兄不以屬通周公攝政故得兄武王先君為考言我順武王伐殷之故事案王說近是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

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

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今文嗚呼作烏庠邦作國越作粵法作定○莽誥云烏

庠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艱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肆陳也勸令陳力道由也言當由於明智之事以助國也迪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粵辭也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乃大為艱難以干國紀是自相謀誅伐其室也孫星衍說爽者方言及廣雅釋詁皆云猛也猛與孟聲相近釋詁孟勉也說文云爽明也明都即孟諸明

孟通字是明亦勉也哲者釋言云智也智即明也故漢書以爽為勉助以哲為明也法者古作金與定相似故今文為定鄰聲近遼說文遼行難也或作儻故誕鄰即大難漢書以大逆訓之今文義也錫瑞謹案今文法作定與下今天降定義貫於義為優莽以亦惟宗室之儻民之表儀代經亦惟十人與前以宗室之儻四百人惟儀九萬夫代經民儀有十夫義合則今文說以此亦惟十人即前所云民儀有十夫與書偽泰誓疏引先儒鄭元等皆以十人為十亂不同大誥乃周公之言公在十亂中不應自稱亦以今文家說為優也

子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朕畝○今文稽作嗇曷作害○莽誥云子

承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子害敢不終子晦師古曰嗇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晦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子曷其極卜敢弗于從○今文曷作害敢弗于從作害敢不卜從

○莽誥云天亦惟休于祖宗子害其極卜害敢不卜從師古曰言天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極卜法敢不往從言必從也江聲說言天

休美于前王安人之功吉可知矣予曷為究極之于卜哉以爾眾心不安故今既卜矣敢不惟卜是從乎錫瑞謹案今文作害敢不卜從江說近是師古用偽孔傳以往從訓卜從非也莽以祖宗代前寧人則今文家亦以寧王為文王前寧人為文王所用之人其有以為安王室安人者莽誤解耳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 ○今文指作旨

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故予大以爾東征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錫瑞謹案師古訓旨為美則經文作旨偽孔作指訓為指意非是莽誥於寧人或代以祖宗或代以安人此直云寧人未知其義如何師古云祖宗又云安人其意重複失之白虎通誅罰篇云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榦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又云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尚書曰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子子以管叔鮮次周公旦下是以管叔為周公之弟故云誅弟攻劉向列女傳母儀篇趙岐孟子注高誘呂氏春秋開春篇注後漢書樊儵傳張衡思玄賦三國魏志毋邱儉討司馬師表傅子通志篇皆以管叔為周公弟與白虎通義合蓋今文家說如是偽孔傳亦用今文說也漢武

氏石室畫像列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周公列武王之下管蔡之上此石刻之最可據者惟史記管蔡世家以管叔次周公之上當是用歐陽之說與諸家用大小夏侯說不同陳喬樞乃云管叔為周公兄自古無異說惟偽孔傳及白虎通此篇以管叔為周公弟恐是淺人據孔傳以改白虎通失之不攷

**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莽誥云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必信之矣卜兆陳列惟如此案大傳曰周

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大傳釋此經之旨與洪範篇義同王逸注招魂引尚書決之著龜即此傳加之著龜也

受業

夏桂

承

赤

校



